

法國與我

陳勝又

筆者自從1967年10月到達法國，迄今也快要45個年頭。大半青春就生活在這個筆者年輕時代，非常嚮往的國度。這裡已經是我的第二故鄉。最近幾年，退休之後，常常回去「老&新故鄉—台灣」，做短期居留生活。新的故鄉—台灣，因為除了一些親切的同鄉感之外，要重新認識它、重新適應它。有位老朋友建議筆者：何不談談「法國與我」？再三猶豫之後，還是貿然提筆，算是拋磚引玉。因為在這裡，多的是人材，況且個個生活經驗豐富，都有說不完的故事。

中學時代

正當身心進入少年時期，應該是初中（國中）二年級的時候吧，在學校的圖書館借了一本翻譯小說《冰島漁夫》（Pêcheur d'Islande／作者：Pierre Loti）。不苟言笑的男孩與痴情的女孩，經過百彎曲折的微妙相遇，得以互許終身。只是幸福的日子，只有短暫的十幾天。丈夫遠出冰島捕烏魚（Morues），一去不返。痴情的少婦天天望著大海：情人何時返？爾後又看了幾本翻譯小說：《基督山恩仇記》（Le Comte de Monte Cristo／作者：大仲馬 Alexandre Dumas Père）；《茶花女》（La Dame aux Camélias／作者：小仲馬 Alexandre Dumas Fils）等等…。這些正當法國強盛時代的作品，都是非常羅曼蒂克的小說，使我這顆成長中的「少年心」非常感動。

台北的求學時代

北上求學時代，曾經看了兩部取材自雨果（Victor Hugo）寫的小說*Les Misérables*以及*Notre Dame de Paris*的影片。《孤星淚》（*Jean Valjean*），（取自*Les Misérables*的一段真實故事，由Jean Gabin主演）：敘述巴黎貧窮小孩Jean Valjean一生的血淚生活以及《鐘樓怪人》（*Notre Dame de Paris*：由安東尼昆Anthony Quinn主演天生的駝背怪人，在巴黎聖母院拍攝）。還有當時轟動一時的台灣留法學生×××教授與法國小姐丹尼爾的羅曼蒂克愛情史。好奇心帶我到「震旦外語補習班」學習法語。從上海震旦大學到台灣的**傅神父**，外表斯文清秀，滿頭金絲白髮。中文說得好，又風趣、幽默。富有表情的神父，把Alliance Française這本法文書裡的人物說得非常生動。「法國人」在我心目中就像**傅神父**一樣，又風趣、又幽默、又善良、又樂意助人。法國一切都是好的！

台北的學生生活，非常自由寫意。但是也沒有忘掉要跟上「留學潮」。再三考慮之後，希望能夠到法國開開眼界，體會法國人的生活。正好國內，為了培養一些歐語人才，由教育部開辦「歐洲語文訓練班」。招收一些有初步語文基礎的學員。兩年的課程之後，可以免試出國留學。

旅途到巴黎

1967年10月17日抵達巴黎奧赫利機場（Orly Airport）。機場的地勤服務小姐，戴著紛紅小帽，合身的深藍兩件裝，說起話來嬌滴滴；勒克雷赫大道（Avenue du Général Leclerc）兩旁的高大梧桐樹，落葉滿地、秋高氣爽，又是一個有太陽的日子。真的，法國很好！這是我的第一個實地印象。

出國前，知道法國的生活很昂貴（見^{註1}）。想想如果能夠順利念完書，大概三年後就可以回到家鄉。所以能夠帶的東西儘量帶：5-6條牙膏；高雄崛江市場買的冬天大衣及皮手套；成套的內衣褲；腳上一雙鞋，行李箱內四雙鞋（見^{註2}）；

拿掉封面的盜版法文字典（*Petit Larousse*）。還有母親在幾條內褲上，特地縫上小袋袋，方便藏一些美鈔（當年外匯嚴格管制，匯款到國外，要先經過教育部同意）。

1968年的5月暴動

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，美國國務卿馬歇爾（Secrétaire d'Etat M. Marchall）援助推動歐洲 16 國的經濟復興計劃，使得法國人的生活在這個時候已經恢復，並且超過戰前的水準。生活富裕，到市場買菜，喜歡吃就買，價錢不是考慮的重點。過了嚴冬，春天到了。夏天來臨之前，每年例行性的學生大遊行也快開鑼了。通常這是學生



教育部歐洲語文中心 1966年結業班

吵吵鬧鬧，歡歡樂樂，宣洩一年以來學業壓力的遊行。今年的遊行前夕氣氛頗不尋常，早前3月期間，巴黎大學在濃特爾的人文社會學院（Faculté de Nanterre）的一些學生有許多不滿現狀的無政府主義者（Anarchiste），他們示威反對越南戰爭而被警方逮捕，引起學生的同情。事態延續到了5月3日在巴黎拉丁區的大遊行，終於跟警方爆發了衝突。

每天傍晚、餐後，各擺陣式。警方個個全副武裝：頭盔、護胸、護肩、護膝、警棒、盾甲。成群結隊，避免脫隊—以防被個別突擊。

學生們在聖米謝爾大道（Boulevard Saint Michel）及聖謝爾曼大道（Boulevard Saint Germain）上，到處建築拒馬，準備石頭砲彈（路面的石頭，立方形，邊長約15—20公分。每顆至少5~6公斤重）。到處瀰漫催淚彈煙味、土製汽油手榴彈，以及示威學生的烽火；大街小巷，你來我跑、你退我來。如果人數相當，就來個肉搏戰：鐵桿對警棒！

幾乎都是左派的工會，由雷諾汽車工廠（Renault）首先響應，佔領工廠並且參加每天的示威遊行。很快的，事件漫延到全國各地。當時我住在拉丁區，每天在大學飯堂吃過晚飯，也去觀戰。警察們個個戰戰兢兢，也怕挨打；逢人也必打，不分青紅皂白，管你是不是好奇的旁觀者。一位台灣同鄉—包先生腦袋挨了一棍，被送到救護車治療，還好無大礙！

示威者的口號是：禁止「禁止」；享樂吧！；同志們向前跑！；老世界已經在我們後面；讓我們來追求新世界；現實一點吧！即使不可能的事，也要去追求！；馬克斯已經死了（自嘲語氣）；上帝也死了；而我呢？我覺得也過得並不寫意。選舉呢？不過是騙人的…等等。這真是一場抒情般的革命，充滿了理想與幻想。這股

年青人的熱情，很快的也感染了西方的其它民主國家：德國、西班牙、義大利……等等。

這個事件，讓我這個剛剛從一個「戒嚴」國家來到西方民主國家的年青人，心裡上受到極大的震撼！尤其事件之後，9月中旬學校開學，年青的學生已經忘掉了什麼叫著「尊師重道」，對老師一點都不留情。有位老師竟然當場流下眼淚！只是這幾位「左派學生」，學校一畢業就向右轉了。看看當年示威的首要學生人物之一：恭·本蒂先生（Cohn-Bendit），目前活躍在歐洲政界，尤其是在德國及法國。他是德國選出的歐洲國會議員，屬於環保綠色政黨。他的基本立場並不否定資本主義，也贊成以市場經濟為導向。當年不切實際的烏托邦國理念，現在也變成了比較踏實。1960年代，法國充滿了追求社會主義的理想國氣氛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也讓年青人羨慕。在歐洲，當然文化大革命那種慘忍、無人性的作為，是沒有人知道的。

1970年代

二次世界大戰之後，法國經濟快速復興，勞工缺乏。戰敗國的義大利湧來許多勞工；隨後弗郎哥將軍時期的西班牙內戰也造成了另一股移民潮。本人在巴黎某工程師學院畢業，正逢其時，很快就找到工作。而且法國的居留證及工作證也很順利就批下來了。現在看到國內來的學弟、學妹為了辦理這些證件常常到處奔波，到警察局（Préfecture de Police）大排長龍，真是今不如昔！（附註：當然現在的台灣也不是當年的台灣了。現在的法國，也不是當年的法國了。法國的經濟也大不如前）。

1973年我轉到一家深基礎工程及地質鑽探顧問公司上班。當時法國的石油公司 Compagnie

Française de Raffinage (C.F.R.) 是現在TOTAL石油公司的前身。這是我們的長期顧客。談話中，常常談到國際石油市場的走向，也知道石油價格將會大幅上漲。果然，1976年的每桶（Brent 布蘭特）原油價格由1美元漲到5美元，造成第一次石油危機。能源成本高漲，種種工業產品、民生用品也跟著上漲。

當時七十年代是西歐戰後經濟最繁榮的時代。法國政府有錢、社會福利好。失業領優厚的失業金也可以到大學裡選課進修。失業金比上班的薪水還多了百分之十左右，何樂而不為？

猶記得當年的法國總理，年輕的席哈克先生（Monsieur Jacques Chirac）還說過，我們政府動用了70億法郎應付經濟危機，不久就可以走出黑暗的隧道，到達光明的另一端。言猶在耳，席哈克先生後來當了法國總統。但是我個人覺得法國的經濟還是走在漫長黑暗，甚且還看不到另一頭曙光的隧道。就業輔導中心A.N.P.E（Agence Nationale pour l'Emploi）就是在當時設立的。2002年，歐盟正式採用共同貨幣：歐元，流通民間。四十多年的演變，目前歐洲大部份國家都陷入經濟不景氣的時代。各國經濟結構不同，採取的經濟發展方式與重點也不同。在全球經濟低迷的時代，有些國家身在水中，頭在水面，載沉載浮，兩手空中飛舞—「求救」！

工作與生活

筆者很幸運，從學校畢業、開始工作到離開職場，換了幾個公司。雖然都是在土木建築工程方面，但是都是在不同的專業上。學到的經驗，後來在工程審查公司的職業上得以駕輕就熟。

【附註：遇到特殊的專業難題，公司有全

國性、更專業的專家可以協助。工作地點從巴黎—凱旋門附近開始，到諾曼地待了十八年，又回到巴黎蒙嫂公園（Parc Monceau）附近。距離凱旋門也不太遠。算是圓滿了我的工作生涯（La boucle est bouclée）。（見附註³）】

工作之餘，筆者對於歷史有興趣。法國的歷史不算很長，從西羅馬帝國（Gallo - Romain）自西元第五世紀沒落開始到現在，只有1500多年。總共有四個朝代：墨洛溫朝代（Mérovingiens）—卡洛琳朝代（Carolingiens）—卡佩朝代（Capétiens）。目前是第四個朝代—共和國體制（République）。現在是第五次的共和國（5^{ème} République）。現任總統—奧郎先生（M. Hollande）：是第五共和國的第六任總統。戴高樂是第五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統。

多年住在諾曼地耳濡目染，覺得千年來有兩段歷史深深影響法國與英國的關係：11世紀的諾曼地公爵（Guillaume le Conquérant）渡海攻打英國，攻打他的女婿英國國王哈羅德·葛溫森（Harold Godpinson）。英國國王戰死於哈斯廷戰場（Bataille Hastings）。岳父Guillaume le Conquérant取而代之，登上英國王位。成為國王威廉一世（William the Conqueror）。William是Conquérant的拉丁文寫法。英法百年戰爭，14世紀—15世紀，一直到聖女貞德被英國人在盧昂城（Rouen）用堆柴火燒死之後，不久才結束。

在諾曼地的18年生活讓我常常可以瞻仰一些歷史人物的足跡：Guillaume le Conquérant的出生地Falaise城堡；渡海攻打英國的港口Barfleur、Saint Valery sur Somme；回到家鄉諾曼地的三天三夜大慶典（Abbaye Jumièges，盧昂城附近）；永眠之地—男性修道院（Abbaye

aux hommes, CAEN 城)；詳述Guillaume le Conquérant渡海攻打英國，這段歷史的瑪蒂爾特地氈 (Tapisserie de la Reine Mathilde - 在BAYEUX 小城) 等等……。聖女貞德被監禁、審判的盧昂城大教堂 (Cathédrale de Rouen)；被堆積柴火活活燒死的老市集廣場 (Vieux Marché)；一顆未燒焦的赤心，被拋到塞納河的Boileau橋畔……。

還有幾位著名的文學作家的足跡

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的故居 (Grand Couronne, Rouen盧昂城)；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出身的小城堡Miromesnil、成長的幾個小鄉城 Fécamp - Yvetot - Etretat；雨果Victor Hugo的諾曼地鄉居—塞那河畔的Villequier小村以及雨果新婚未久的女兒Le Léopoldine因為大海潮 (Le Mascaret) 而泛舟翻覆身亡的河畔等等…。

塞那河畔四季變化無窮的自然景色，穿過搖曳多姿的葉枝，陽光色彩瞬息萬變，與塞那河水相輝相映…。啟發了善愛自然的畫家的靈感而形成

了光彩變化豐富的「印象畫派 Impressionisme」。

對於這些人文地理的認識以及諾曼地人的豐富人情味 (見拙著《18年諾曼地生活點滴》使我愛上了「諾曼地」，「它」也儼然成為我的「第二故鄉」。

結語

離開職場，比較有時間回家鄉—台灣小住。以前回去，總是來去匆匆的短期居留，看看親友。現在回去是享受真實的日常生活。油米柴鹽，也是天天都來。45年的離別，對於家鄉是有一些生疏的感覺。對於周遭的景物，每天接觸到升斗小民的日常生活，都感到好奇、新鮮；但是卻是到處充滿了「親切感」；到底這就是我的故鄉！也知道轉眼一逝的45年，是不會重來的；所以非常珍惜每時每刻在故鄉的日子。

(本文作者畢業於法國巴黎土木工程師學院，現為法國土木工程師)

註解：

1. 當年我們的國民所得每年約370美元；馬來西亞700美元；菲律賓好像更高一點；法國約3000美元 (約22,000 法郎；1 法郎可以換10元新台幣)。
2. 當年巴黎拉丁區的馬路都是用石頭鋪成的，窮學生為了省錢，出門靠兩腿、兩腳靠皮鞋。五雙皮鞋，兩年不到都被石頭吃掉了。當年地鐵車票一張6角法郎 (60 centimes franc)，約目前的1角歐元 (10 centimes euros)。6角法郎幾乎可以到巴黎的大學飯堂吃一頓飯。
3. 18年在諾曼地的工作與生活經驗，請參閱拙著「18年諾曼地生活點滴」一書。分三次，刊登於《巴黎視野》第11、12、13期。